

世纪初，一次梅葆玖去北京郊区表演清唱，报幕人对他的介绍是：“下面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久保先生给大家演唱……”下面观众例行鼓掌欢迎。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嫡子，在梅兰芳1961年仙逝后，梅葆玖接过衣钵，努力承传几十年，在京剧界也是超级大腕了，可是那位报幕人看着手中的节目单，竟报错他的名字，按说梅葆玖不但尴尬，还会生气，可是他上台站定以后，竟然可亲地跟台下观众说：“我不叫梅久保，我叫梅葆玖。久保，”说到这里他用手比出：“那是咱们北京平谷的特产，一种大甜桃儿。”台下观众全都笑了，报幕人尴尬，却也佩服梅葆玖的谦和幽默。

京剧在当下艺术门类中的受众及其影响，确实今非昔比了。那位报幕人把葆玖看岔并且大声宣谕，可算是京剧及其表演艺术家社会认知度衰微的一个案例。当然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，各个京剧团仍在持续演出，戏曲院校仍在培养新人，而戏迷粉丝群体，对他们所喜欢的京剧演员的追捧，也相当的狂热，在央视戏曲频道，能通过《梨园闯关我挂帅》《亮相吧，宝贝》看到当下老中青及至少少年儿童票友的活跃。

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，远比以往丰富多彩。只是各种艺术形式分流了，任何一个品种的明星，其名望都不大可能覆盖到全民了。梅葆玖的心态值得褒扬推广。

2015年5月，我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，有幸在录制空当与梅葆玖先生交谈，对“大甜桃儿”事件中他的良好心态，我表示了赞

大甜桃儿

□刘心武



赏。我告诉他，我的哥哥刘心化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是北京大学业余京剧社的台柱子之一，攻梅派青衣，登台表演过《武家坡》《大登殿》《三堂会审》《二堂舍子》等剧目。葆玖先生说：“《二堂舍子》可不容易唱啊。”我说：“他们那时候是按令尊和奚啸伯先生的路子唱的。”葆玖先生说：“那更难了。”又感叹：“京剧艺术的传承弘扬，少不了戏迷票友的功劳。”又问我哥哥现在还唱不唱，我告诉他已然去世七年，他不禁喟叹可惜。我与葆玖先生交谈时，助理焦金木拍下值得忆念的一瞬。

那次与葆玖先生交谈时，他精神矍铄，录制出的节目后来播出，他的形象可谓神采飞扬。但不足一年，2016年4月，就看到他溘然去世的消息。8月我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活动，我的新书发布会，被安排在主会场，但预定我那场开始的时间已经略过，前一场的活动却不但不见结束，似乎仍在高潮中，不但座席全满，台子三面还挤满粉丝，有不少妙龄少女高举手机拍个不停，还断续发出尖叫。

组织方人士怕我尴尬生气，就一再解释道歉：“台上是青春偶像型，颜值吸粉，我们工作人员已经上台去叫停了。”我就想起梅葆玖先生的风度，一点也不觉尴尬，丝毫没有气性，只觉得文学发展中增添了一种新气象，如食大甜桃儿，满心欢喜。其实前面那场活动五分钟后也就有序结束，临到我上场朝下一望，座席也满满的，老中为主也有青，只是没有围观尖叫的，文学艺术的空间足够宽阔，各领风骚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
谈天说地

言传身教

□张建云

东晋名将陶侃，在青年时期做过看管鱼塘的小官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他派人送一陶罐腌鱼给母亲。但他的母亲把陶罐封好交给送来的人退还，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责备陶侃：你做小官，拿公家的东西来孝敬我，不但对我毫无裨益，反而增加我的忧虑。

——这就是“贪污”的雏形，可是，从母亲这里严令拒绝了！

很多孩子都是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对于某些事的“第一次认知”。假如，陶侃的母亲欣然接受了陶侃的鱼，还夸儿子孝顺，陶侃是否还能流芳百世呢？

由此，我们就有理由怀疑《二十四孝》“怀橘遗(wèi)亲”的可行性了。陆绩是三国时期吴国吴县(今苏州)人。六岁时，陆绩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，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他们。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。临行时，橘子滚落在地，袁术笑道，陆郎来我家做客，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？陆绩回答：母亲喜欢吃橘子，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。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，便点头称赞。

这个故事，我们今天要批判一下：在当今法治社会，不管为谁去“偷”东西，都是违法的。

我常去监狱讲课，了解到成人的贪污、偷盗、好色、赌博，甚至抽烟、喝酒，大多与父母有直接关联。父母喜欢贪小便宜，孩子长大后很可能就贪污；父母见到孩子住家里拿东西，即便不鼓励，但也没有坚决反对，孩子大了就有偷盗的可能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父母的诚信、善良、勇敢、孝敬、认真、安静、自律、自省、敬业、爱国以及读书等好习惯，也会影响到孩子。很多人把这称为“遗传”。

曾子杀猪，孟母三迁、画荻教子、岳母刺字，诸如天下伟大的父母，才可教育出厚重、争气的儿郎。

您可以回忆一下，从小到大，你的父亲或母亲跟你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家风。我们就是在父母这句话中走向未来，形成今天的自己的。即便当时反感，即便不想接受，但你也逃不出父母这种强大的“亲情影响”。

所以，作为父母，你与孩子说些什么话，在其面前做些什么事，自然也决定着孩子的未来。

冬天里的温暖

□常树辉



小时候，我的老家冬天是十分冷的。冷到何种程度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说不太清楚。大抵是因为那时乡村的天气预报渠道单一——只有在挂在堂屋门后头的喇叭匣子里，偶尔能听到因线路接触不良传来的吱吱啦啦、断断续续的天气预报声。主要是，我知道，冬天还没来，母亲便早已为我们缝制好了过冬的棉衣与棉被等。

家里人多，条件有限，被褥不宽余。父母便开始操持着为我们“打”地铺——在土坯垒制的床上，用上好的麦秸，一层一层地铺垫，铺有一尺厚时，用力地把麦秸压实。褥子铺在麦秸上面，被子盖在褥子之上，人蜷卧在散发着淡淡麦香的被窝里，其松软与舒适程度，绝不亚于当今的“席梦思”。

至于天晴，母亲便会把被褥全部拿到院子里的铁丝上晾晒。晒一阵子，用棍子敲打一遍，翻翻面儿；再晒一阵子，再敲打敲打，再翻翻面儿。这样经过多次的敲打和翻晒，似乎把太阳的热力和温度，全“敲”进了被褥里。半下午的时候，被褥变得蓬松鲜活起来。母亲匆匆地把被褥收了，认真铺好，被子是沿着四边儿掖的。晚上脱个精光，快速钻进蓄满了太阳温度和蕴含着满满母爱的被窝里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快乐。

阴天时候，母亲怕我们受冷着凉。晚饭后，便围坐在被窝里纳鞋或做针线活，等冰凉的被窝有了体感温度时，母亲便会喊我们上床睡觉——如今想来，那时认为理所当然或者不以为然的日常举动，竟蕴藏着天底下最无私、最纯真的母爱。

比较难熬的，是去学校上学了。这时候，父母是帮不上什么忙了，全靠自己去硬扛。学校里的三间教室，南面北面都有三扇

窗户。窗户是用木条做的，家乡人称为窗棂子。那时的窗户没有装玻璃一说，都是用塑料布封堵的。室内与室外的温度差不了太多。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，脚是没有知觉的疼。看我们冻得厉害，班主任这时会组织我们搓手和跺脚。随着班主任一声“预备齐——”同学们开始边搓手、边有节奏地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”地跺脚。这样活动好一阵子，等手脚都暖和过来时，再开始上课。

但在冬季里，我们都盼望着下雪。感觉里，只有下了雪，才算是到了真正的冬天。

雪天，我会喊上左邻右舍的伙伴们，在雪地里奔跑和嬉戏。有时会玩堆雪人。有时会玩“捉小鸡”。有时也学着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课文里讲的，在雪地里扫出一片空地，用棍子支起簸箩，簸箩下洒些粮食，玩捉麻雀的游戏。许多次，不知是麻雀聪明，还是我们不如鲁迅先生会玩儿，我们总是一只麻雀也捉不到。

雪过天霁，家家户户房顶很快就结成了“琉璃”（冰凌），有半尺长的，有一尺长的，还有两尺多长的。村村，户户，一排排，一片片，晶莹剔透的“琉璃”垂挂下来，犹如冰的童话世界。我常常拿着棍子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敲自家或邻居家房沿的“琉璃”，有时用力不好，竟连冰带瓦一起敲了下来，挨了家长的喝斥与训骂。闲暇时，我还会和哥哥到村头河里的冰面上“打碟溜”（打陀螺）。

严寒的冬天，就在我们这样的自娱自乐和独特玩法中，一年一年地过去。

而今，现代化的御寒方式应有尽有，但在我记忆深处，每到冬季，我仍然怀念儿时冬天里的欢乐与期盼，还有父母带给我们的关爱与温暖。

大家V微语

阅读随想

□叶兆言

●小时候读书是因为无聊，没事做，因为没有更好的别的什么事可以做。中国真正的文学史，就是俗文学的历史。在历史上，唐诗宋词都是属于俗文学，都是文人的业余爱好，是普通老百姓的阅读享受，是大众的精神食粮。随意接触的原因很简单，它们找起来太方便，就在手头，唐诗宋词你想在书架看不到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当然也可以换句话说，所谓经典，其实都是最通俗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比唐诗宋词更通俗。

●我的眼睛老花得厉害，阅读的本钱已大打折扣。通常是让女儿在网上找书，各种电子书，包括PDF版，然后在电脑屏幕上放大了看。内容当然还是五花八门，要感谢微信，经常有朋友还会给我转些好看的、不太容易看得到的东西。阅读的事情就是这样，越是不让看，可能你就越想看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，阅读永远是有趣的，我的烦恼是它太伤眼睛，可是不阅读又能怎么办呢，不能阅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我的人生也就两件事，写作，阅读。

●至于读什么类型书，没有一定，阅读是自由的，也会随时改变的。阅读就和旅行一样，要读了才知道，读了才有感觉。喜欢烹饪书籍也是说说，看过一些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读的书，什么书都可以看，人的兴趣是不可琢磨的。

与老共舞

□崔鹤同

我今年虚七十有九了，快“80后”了。从记事开始，仿佛眨眼之间。

一个春日的晌午，正在阳台上晒晒太阳，看看街景。忽然看到许多蚊虫，在眼前飞来飞去！奇怪，今年的蚊子这么早就出现了，而且那么活跃。再仔细看看，它们居然跟着我的目光在飞舞。再细看，不是蚊虫，是自己的眼睛里“长”出了蚊虫。那叫飞蚊症。这是15年前的事。

那时得了飞蚊症，被那些小小的“蚊虫”扰得心烦意乱，诚惶诚恐，仿佛天要塌下来；后来我查出大脑神经老年性退化，医生说这是人老了，属正常现象，好像一个当兵的，久经沙场，成了生死不惧、刀枪不入的老油条了。

想来也是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春荣秋枯，乃自然规律。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，是上天的恩赐，父母的养育。从小到大，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，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都是一种财富，一种有别于他人的生命的色彩。

人能活到老年，就是一种幸运，一种福分。正如梁实秋在《老年》一文中所说的：“人吃到老，活到老，经过多少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，还能双肩承一喙，俯仰天地间，应该算是幸事。”

是的，既然衰老不可违逆，何不坦然接受，顺势而为呢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琴棋书画，呼朋唤友，纵情山水，对酒当歌。

君不见，秋风过处，万木稀疏，叶黄似金，灼灼其华；朔风南下，枫叶如火，霜叶红于二月花；大雪纷飞，苍茫大地，银装素裹，待红日高照，分外妖娆。这多像我们缓缓走来的老年。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兴之所至，开门迎客，推窗揽月，朗声大笑，仰天长啸，多么潇洒，多么豪迈！
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！